

老朋友

◎吕炜照

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来到这个陌生的小镇,而且一待就得三年。想想难熬的时光,我的情绪非常低落。在村干部好友的帮助下,我在一个大院内租了一小套房子,房东家的老母亲给我印象非常深刻,88岁的老人精神矍铄,上楼下楼健步如飞。

初秋的一天,我在单位加班没能及时回到租住地,看着外面飘落的雨星,我赶紧打电话请房东帮忙收一下外面的衣服和被子,才得知老大妈已经帮着收回家了,房东还再三叮嘱我骑电瓶车注意安全。

回到出租屋,看到床上叠得整整齐齐的衣被,我过意不去,拿了大苹果和橘子送给老人,然后上街去买菜。等我买完菜回来,看到了桌上摆着切好的苹果和剥开的橘子。等我再次到西屋去找老人的时候,她笑呵呵地说:“以后别喊我‘大妈’,你就喊我‘老朋友’,我喊你‘大朋友’。我知道你每天骑车往返都要将近三个钟头,周六周日还要回去照顾老父母。以后衣服我帮你收。”

“老朋友”知道我喜欢拍图片、喜欢一个人跑步。她经常会问我拍到好图没有,我就拿出手机跟她仔细讨论,两个年龄相差43岁的人,一个说着南通方言、一个说着普通话,居然还能聊得如此开心。

连续三个周末,都没拍到满意的夕阳照,我一个人闷闷不乐地坐在楼梯上,“老朋友”一声不吭地坐在我身边。不经意间,我转过身去,发现晚霞穿过云层的景色映衬着她的背影,我抓紧拍下了这意外的收获。“老朋友”看着图若有所思地说:“我老了,就像这时候的太阳,不过我现在开心的……”我赶紧搂着老人的肩膀说:“你还年轻呢。”

“老朋友”还帮助我照料好很多生活细节,让我安心上班和回家照顾年迈的父母。这个陌生的小镇因为她,变得温馨起来,我的生活也有了家的滋味。

儿子的电话

◎王文咏

母亲给儿子打电话,询问他在学校的学习、生活情况。儿子说,最近的生活费有点吃紧,让家里再寄点钱过去。母亲疑惑地问,不是刚寄了钱吗?儿子不耐烦了,说,你不是让我找女朋友吗,钱自然就用得多了,这点钱哪里够用啊?

母亲沉默了,用手擦了擦眼角。家里的经济虽不宽裕,但从来没有亏待过儿子。

“那,那妈明天就给你寄去,以后每个月给你多寄200块钱,你有空就给家里打个电话……”

儿子说,你打电话来和我打给你不都是一样吗?再说了,和你能说什么呢?那些话,就是注意身体、要用心学习之类的,我都听腻了。

母亲“哦,哦,哦”地点点头,然后挂了电话,久久坐在电话机旁。

本版投稿邮箱
2457901059@qq.com

谁短路了

◎陈旭东

的,对白眼狼要提醒提醒。

我振振有词,好像顿悟了一样。

我经常在家族群里发表长篇议论,嬉笑怒骂,抨击家族中不合理现象、指点江山,发一些思维跳跃式的感悟,家族群被我当发声筒使用。好在在兄弟姐妹们一般也不跟我计较,后来更是习以为常。有我这样的老哥也许是他们的噩梦,也许是他们的幸运,我也搞不清楚。

长久的沉默,最后只有舅舅家的表妹出来弱弱地说了一句:“父母身体健康,能管好自己,就是对子女最大的帮助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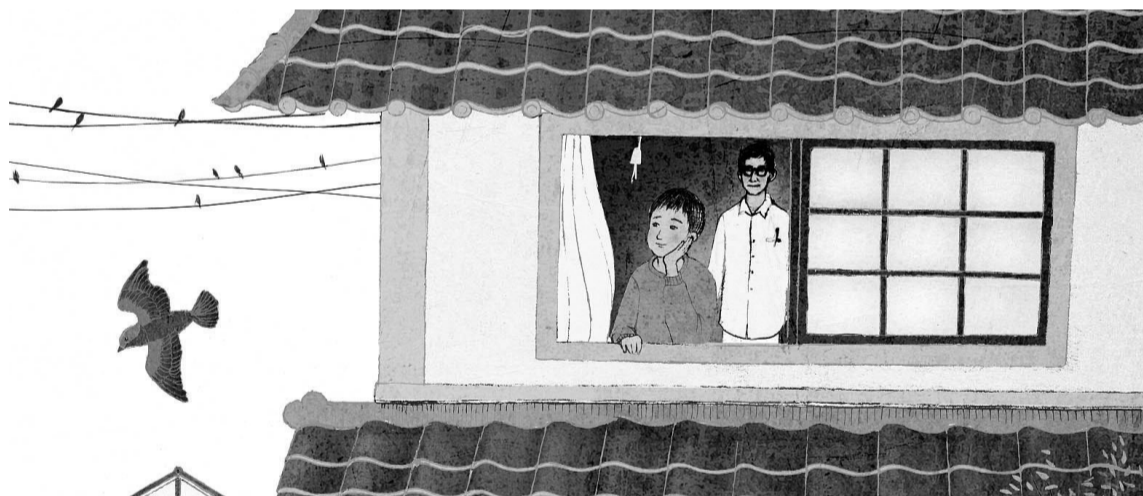
又是晚上。

我按惯例准备晚饭,使用刚买了四个月的电陶炉,插座孔不够用,我没关炉子就直接拔插头,想换到另一个插座。这时,一声巨响,插座里发出剧烈的短路声并发出耀眼的电弧,宿舍的漏电保护器跳闸,一片漆黑。这个难不倒我这样一名电气施工作业无数的工程师,我很快找出工具,把整个线路检查了一遍,不料却没有找到故障原因。再试了几次,又好了,可越是这样,我越是恐惧。人类只对无知恐惧,要是发生了,反而有底了。

我怀疑是电陶炉的质量问题,便找到线上售后,一连提了几个疑问,把能推理出来的故障的原因都进行了猜测和分析,客服小姐很耐心地听完我的投诉,能想象得出她一脸茫然。

算了,既然好了,那就继续神圣的晚餐吧。一切正常,我如期完成了吃晚饭的重大任务。到洗碗环节了,见电饭煲还插在插座上,处于保温模式,我便去拔插头收摊,插座里发出了比先前那回更加剧烈、时间更持久的响声加闪电,产生的浓烟瞬间弥漫了整个房间,总开关跳闸,四周一片漆黑。我终于恍然大悟:还是插座的问题,应该是里面的胶木老化导致了短路。

这个插座,像神一样出现,给我完美地上了一课。它叫我收回对妈妈的责怪,它叫我不要自以为是,一个当代的电气工程师都对电路、电器有无法搞清楚的时候,更何况一个七十几岁的老年人,在突然间要解决现代科技的问题。虽然妈妈是新中国第一代农村值班电工,但专业水平较差,不过这是他们那个时代的局限,我却苛求于她。我惭愧至极,并准备郑重地向妈妈道个歉。



长大

◎周衍会

前出现?同时,我也有些担心父亲,怕他真的有一天会被抓走。

那段日子里,我情绪低落,晚上噩梦连连。我心灰意冷,不知如何排解心中的恐惧,表面上强作欢颜,暗地里却开始自暴自弃,很快跟班里的几个捣蛋学生混到了一起。

我的这种变化当然逃不过父亲的眼睛。有好几次,我发现他踱到我书桌前,默默地站一会儿,看着我,却欲言又止。这加重了我的疑虑。

有一天天很黑了我才回家。一进门,却见父亲坐在我的书桌前,在翻看桌上的书。书桌的抽屉半敞着,里面有我抽剩的半包香烟。

听到脚步声,父亲转过头,看着我,突然说:“下午,我碰到你们杜老师了……”他顿了顿,盯着我的眼睛,“怎么,最近有什么压力了?”他说得很慢,眼中掠过一丝不易察觉的痛苦神色。

从小,我就是个听话的孩子,从不惹是生非,学习成绩优秀。我的父亲当过老师,后来在一家乡镇企业当厂长,便有同学戏称我“厂长公子”,这让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满足。

初二下学期的一天,我因琐事跟一个同学发生了冲突,对骂中他突然说:“你得意啥,你爹是贪污犯,等着吧,过不了几天就会进局子……”我一听这话就愣住了,同学父亲是镇上的干部,他这样说,肯定不会是空穴来风。

走在回家的路上,我的腿像灌了铅。我想起来了,怪不得这些日子父亲一直歇班,虽然表面上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,偶尔来了兴趣还写写毛笔字。但我却越想越觉得有问题。

不管怎么说,这件事却让我坐立不安,所谓人言可畏,若真是这样,我还有什么颜面在同学面

我的心不由颤抖了一下,却说不出话,只轻轻点了点头,泪水不可遏制地涌了出来。

这时,父亲站了起来,走到我跟前,伸出手,在我的肩膀上用力拍了拍,一字一句地说:“儿子,你要相信爸爸,也要相信你自己。清者自清,浊者自浊,不要在意别人说三道四。”说完,他摸摸我的头,走了。

我站在那儿,回味着父亲的话,感受着刚才他温暖的抚摸,一股暖流倏地涌遍了全身。是的,我怎么能怀疑父亲的品行呢?认真想想,在成长的道路上,父亲的正直、善良、坚韧,一直在陪伴着自己,从来没有也不会偏离正常的轨道。我应该相信父亲!

果然,过了几天,父亲上班了。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,一切都跟前没什么两样。我慢慢疏远了那几个朋友,心知自己多了几分自信,少了几分轻狂。

我长大了。